



马华小说中的自杀书写研究

A Study of Suicidal Writings in Malaysian Chinese Fiction

李晓宜

LEE HEW YEE

16ALB03067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19**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架构.....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4
第四节 前人研究回顾.....	6
第二章 自杀与文学.....	10
第三章 小说人物的自杀动机.....	14
第一节：心理学上的动机.....	14
1. 死亡本能.....	14
2. 自杀对象.....	16
第二节：社会学上的动机.....	17
1. 利己型与利他型的自杀.....	18
2. 失范型与宿命型的自杀.....	20
第三节：死亡学上的动机：死亡尊严.....	21

第四章 马华小说如何表现自杀·····	23
第一节 白描手法叙事·····	23
第二节 象征手法叙事·····	25
第三节 人物的心理描写·····	27
第五章 结论·····	31
参考文献 ·····	33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李晓宜 LEE HEW YEE

学号：16ALB03067

日期：2019 年 11 月 8 日

论文名称：马华小说中的自杀书写研究

学生姓名：李晓宜 LEE HEW YEE

指导教师：许文荣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马华小说中不乏提及自杀的作品，一部分作品中，自杀仅仅是作为一种情节的推动，但也有不少小说以自杀作为主题展开叙述，如方北方的〈星槎火车上〉、〈北海渡轮上〉、黎紫书的〈够了〉、〈杀人者〉、麦秀的〈死的设计〉、宋子衡的〈突破〉、〈撞击〉、柏一的〈红疯子〉、张永修〈校长的干儿子〉等等半数左右的文本都表现出马华作者们有意识地在作品中突出自杀课题，说明了马华作者们对社会问题一直有所关注。

小说中的人物各有其自杀动机，从心理学角度看，小说中的人物拥有自杀倾向是由于人类潜意识中死亡本能的驱使，而当小说人物对某人或某个群体的心情从爱转变为恨时，人物将为了报复对方而自杀。一般而言，马华小说中人物真正的自杀对象是对自杀者极其重要之人，如至亲或伴侣。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马华小说中人物的自杀可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以及宿命型自杀。利己型与利他型自杀分别说明了小说人物与社会过度的脱节或与社会过度的配合而失去自主性。失范型与宿命型自杀则说明人物在社会秩序混乱时欲望过度膨胀或欲望过度压抑而自杀。马华小说中，有较多的作品描述了利己型的自杀，这与社会学上的数据一致。另外，马华小说中也不乏人物因受疾病所苦而自杀的例子，死亡学的“死亡尊严”理论解释了这类文本中人物自杀的动机。

马华小说中对于人物的自杀念头、自杀动机、自杀谋划和自杀行为的描写可分为白描、象征手法的运用以及人物内心独白的呈现。不少马华小说都使用白描手法叙述人物的自杀方式或用以表现自杀者遗体的状况。此外，马华小说也通过象征手法隐喻自杀人物当下的思想与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物的自杀动机。最后，马华小说中也常见以描写人物心理的方式带出人物的自杀念头与动机，使读者得以从更近的距离了解人物自杀时的心境。

【关键词】 马华小说 自杀书写 心理学 表现手法

致谢

在此特别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许文荣老师，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都是因为老师您的指导。老师您这个学期这么忙，却还帮我把论文看得那么用心仔细，那些我自己写的时候感到困惑的部分，全被您找出来了，我在感到心虚的同时，却也非常地感动，谢谢老师，能成为您的学生真好！

最后，我要感谢我身边所有的人，谢谢你们还活在世上，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曾告诉我，你们认真地想过要自杀，我很感谢你们没有这么做，谢谢你们一直活着，你们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正是因为你们一直好好的，我才可以放心悠闲地生活，好好地写论文，所以，以后每当你们想到要自杀时，也请务必为了我而继续活下去！

（笑）那么，就拜托你们啦！

一、绪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截至 2016 年的数据显示，世界上每年将近 80 万人死于自杀，而自杀更是导致年龄 15 至 29 岁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主因¹。加缪曾在其《西西弗神话》一文中提到：“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加缪，1942/1999：624），自杀作为一种日趋严重的社会现象，应该被予以重视。本文将从文学的视角探讨自杀背后的原因与心理，旨在探求一个更具同理心的解释，而不只是单纯地责备自杀为懦弱的行为。同时，本文亦将探讨马华小说中如何以文学手法表现自杀。

（一）研究动机

如何定义自杀？从社会学来看，“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迪尔凯姆，2001：11）。自杀是一个一直以来都颇具争议的课题，必须清楚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谈

¹ “Close to 800 000 people die due to suicide every year”, “Suicide is the second leading cause of death among 15-29-year-olds.” 世界卫生组织(2018)，《自杀》，2019 年 4 月 16 日阅自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suicide>

论自杀，无论是现实中的自杀，抑或是文学中的自杀，都不代表对自杀的提倡。本文只望以更贴近现实与社会问题的方式进行文学探讨，试图以外部与内部双重视角剖析自杀行为的原因与意义所在，并论述其在文学中如何表现。

首先，本文的研究动机之一，是由于察觉到马华文学研究当中，对自杀课题的关注较为欠缺，相关的论文研究也并不专注于自杀主题，而只是在行文中略提一两句相关的论述，这就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对马华小说进行探讨，也为本文的视角与论述提供了更多的讨论空间。

其二，是由于受到日本文学的启迪与影响，而希望透过文学的角度探讨人类为什么自杀。本人一直以来对日本文学非常喜爱，在阅读日本小说的过程中，发现文本中高频率地出现自杀情节。虽知那是日本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导致的，属于一国独有的文化，然而，自杀是全人类的问题，本人虽身在马来西亚，却也听闻全国各地发生过不少自杀案例，因此，出于好奇心的驱使，便开始调查马华文学当中是否有自杀情节的描写，并在找到相当数量的文本后，展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其三，是由于本人对自杀课题本身的好奇。2017 年网络上兴起名为“蓝鲸游戏”²（Blue Whale Challenge）的自杀游戏，在青少年群体中提倡自杀，导致世界各地人们（尤其是青少年）集体自杀的案例。由于好奇，本人在网上搜索“人类为什么自杀”，被带到一个英文网站，网站整体以黑色为主，当中介绍了世界各地所有自杀者的名单，记录他们的样貌、年龄、自杀的理由，以及遗言。通过该网站，

² “蓝鲸游戏”是发源于俄罗斯的网络游戏，以蓝鲸搁浅为创立概念，在世界各地青少年间提倡自杀，目前已造成多宗青少年自杀事件。维基百科（2017），《蓝鲸（游戏）》，2019年11月5日阅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D%E9%B2%B8_\(%E6%B8%B8%E6%88%8F\)](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D%E9%B2%B8_(%E6%B8%B8%E6%88%8F))

本人了解到自杀并不只是单纯的懦弱行为，在自杀背后，各人有各人无法诉说的理由。在当时，本人感到异常震撼也极度悲伤，于是萌生了以自杀作为论文主题的想法，意图了解更多可能导致一个人自杀的原因，也渴望了解自杀者在什么情境下作出结束自我生命的决定。按《文学与人生十五讲》所说，文学并不一定能反映所有的真实生活，它所能反映的，是真实的感受（朱寿桐，2006：153），即是说，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自杀者企图自杀时当下的心境，比如，人类在拥有什么样的感受之下会产生自杀念头，这些都是本人所渴望探讨的。

（二）研究架构

本文将以五个章节展开研究。首先，第一章绪论作为本篇的开端，简要说明了整篇论文的研究方向。绪论将分为四个小节，分别是研究动机、研究架构、研究方法以及文献综述，大致奠定了本篇文章的研究脉络。

本文的第二章将围绕自杀主题，探讨其在文学中的疗愈与警惕作用，并以马华小说中的自杀事件为例进行论述。本文第三章则将深入文本，探讨研究范围内所提到的十七篇小说中，角色们的自杀倾向、自杀原因以及自杀动机。本章将分为三节探讨小说中的自杀行为为何发生。第一节将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角色的自杀动机，其中又细分成二小节进行论述。本文第二节则以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角色自杀的原因，

同样分成两个小节进行论述。至于第三节则是从死亡学的角度探讨小说人物的自杀，此节并不再细分小节。

第四章将注重探讨马华小说中如何表现自杀。此章将分为“白描手法叙事”、“象征手法叙事”以及“人物的心理描写”三个小节，以便从文学表现手法的角度看自杀如何从小说人物的自我对话以及文本的字里行间被表述。

第五章为结语，本章将总结此篇论文的研究成果，为文章作一个结尾。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将围绕几位马华作家的小说作品进行研究与讨论，其中包括了宋子衡的〈撞击〉（1972年）、〈突破〉（1972年）、〈尸泪〉（2007年）；黎紫书的〈天国之门〉（1999年）、〈杀人者〉（2010年）、〈够了〉（2010年）；方北方的〈星槎火车上〉（1952年）、〈北海渡轮上〉（1952年）；李忆著的〈怨女〉（1990年）；麦秀的〈死的设计〉（1970年）、方娥真的〈纸衣新娘〉（1978年）；雅波的〈崩〉（1969年）；云里风的〈处处陷阱〉（1979年）；陈政欣的〈秀梅之死〉（1990年）；雨川的〈胶林深处〉（1999）；柏一的〈红疯子〉（1992年）和张永修的〈校长的干儿子〉（2007年）。

首先，本文将以文本细读法对收集到的十七篇涉及自杀书写的马华文本进行探讨，从中使用社会历史批评法、心理批评法以及文献收集法进行研究与解读。社

会历史批评法即观察和评析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作用（王先霏、胡亚敏，2005：63）。本文将以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为基础，尝试分析文本中的自杀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导致自杀的发生。如角色被置于压迫的处境、承受社会上过度的期望、抑或是感受到自身无法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失落，从这种种的外在因素中探讨小说人物的自杀行为以及文本中的自杀书写背后的社会意义，即是从社会的视角出发看社会群体与自杀意图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尝试披露种种社会环境下人类如何丧失群体认同感进而走向自杀一途。

除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处境所导致的自杀行为，个体的内心与内在因素也是极大部分的导因。并且“**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文学艺术现象都是人类精神活动、心灵活动的过程或结果，体现了人生和人性的丰富内涵。**”（王先霏、胡亚敏，2005：108）小说中自杀者的心理活动因而变得十分重要。通过心理批评法，本文使用了心理学的概念及理论对文本中角色在意图自杀到实行自杀，或从意图自杀到放弃自杀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本文所使用的理论为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理论。涉及到这一研究方法的文本多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进行叙述以体现作品中自杀者的意识流动或是内心独白的展示，由角色本身的倾诉与心理逻辑的有机结合，更能带出文本中自杀的真实性以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对照。此外，本文对小说人物的自杀的动机分析也参考了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一书当中有关死亡学的观点进行论述。

此外，本文使用了文献收集法，参考卫生组织统计的自杀死亡率数据，同时参考来自国外的研究，如西方学者对于人类自杀行为、原因、动机、精神、心理的

探讨。本文主要参考了《自杀论》一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自杀原因的剖析，本书将人类的自杀行为划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宿命型”（埃米尔·迪尔凯姆，2001：2）等等，对本文于三章中探讨小说角色的自杀动机有极大的帮助。在探讨自杀动机时，本文也使用了《弗洛伊德文集》中《精神分析引论》一卷所提到的理论分析小说人物的心理。本文从艾瓦里兹的《自杀的研究》了解到自杀者封闭的世界以及文学与自杀之间的关系。《文学与治疗》一书中提到了文学的心理疗效，揭示了自杀在文学中被提及的意义。

此外，本文也从戴维斯·麦克罗伊的《存在主义文学》一书中认识存在主义对于自杀的看法，以便从更开明的角度剖析文学中的自杀现象。杨陆的《中西死亡美学》和颜祥林《死亡美学》以美学的视角观照自杀与死亡，提出死亡的审美价值，探讨自杀作为美学的表现方式出现在文学当中的必要性，是本文以美学看待自杀的主要参考来源。最后，本文也参照了前人在马华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中对自杀书写的研究，其中包括与东南亚较临近的地区如中国以及日本的文学研究，看自杀在世界文学中的主旨与其如何以文学手法呈现。

（四）前人研究回顾

目前学术界对自杀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日本文学的研究。日本文学的文本中多有主角自杀的情节出现，如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斜阳》、夏目漱石的

《心》，以及渡边淳一的《失乐园》等等，小说中人物的自杀行为和悲剧意识离不开日本人从武士时代的“切腹”行为继承的荣誉感（鲁恩·本尼迪克特，2016：38）。然而，世界各地也不乏自杀情节的文学作品，如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文学、《包利法夫人》、《少年维特的烦恼》、《红楼梦》、《水浒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由此可见，文学中的自杀并不只是日本的课题，而是作为全人类的课题存在。

从收集到的文本可见，马华文学中描写到关于自杀情节的作品也有相当的数量，当中涉及了许多不同的作者，但目前马华文学中研究自杀书写的文章或论文几乎是没有的，这就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视角去探讨马华文学。在一些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可看出一些马华作者已开始关注自杀这项社会议题，并有意识地将其带入到文学中。如方北方在《两个自杀的人》后记中提到小说中的自杀现象除了部分虚构之外，极大一部分来源于现实的新闻题材，“自杀的人当然有其自杀的理由，本书的内容就是通过构成人类自杀的现实社会而新闻化地表现出来”（方北方，2009：221），而潘碧华也在《方北方全集》的序言《以文字堆砌生命堡垒的方北方》中提到“作者通过自杀的人带出生命的意义，显示作者的人生观，即坚韧不拔”（方北方，2009，23）阐释了作者通过自杀在作品中传达的价值观，同时，“方北方揭发自杀的人心底的恐惧，在小说中经常表现出对人性观察入微的特色。”（方北方，2009：23）讲述作者如何以内心独白的表现手法带出自杀者内心潜藏的恐惧。论文研究方面，邹明球在〈黎紫书小说中的马华少女形象研究〉一文中提到黎紫书的多篇小说中皆有自杀情节的描写，并总结出其中少女的自杀行为是“对现实困境的逃避”（邹明球，2016：

33），认为其表现在文学中的目的“也许是提醒人们关注马华少女的心理困境”（邹明球，2016：33），然而其研究仅仅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更深入详细的论述。

由于马华文学方面研究自杀书写的论文较为欠缺，因此本篇亦参考了外国学者对于世界文学中的自杀现象所做出的探讨，从而以更全面的视角解析马华文学中的自杀书写。首先，莫言的《枯河》、苏童的《舒家兄弟》等均被研究提及自杀部分，景银辉的《“文革”后中国小说的创伤性儿童书写》一文中探讨了文本中儿童“为反抗家庭自杀与为反抗社会自杀”（景银辉，2010：153）揭露了文革背景下，家庭与社会阶级的压力对儿童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带出家庭与社会环境所酝酿的儿童自杀意识。

陈文杰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自杀现象的美学阐释〉一文提出自杀情节的描写正是直面人类生存与否的问题，“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那份情感实际上就是美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支柱”（陈文杰，2009：23）由此肯定了自杀在文学中作为表现美学的手段。他也总结出陀式小说中对自杀的描写主要是通过人物在自杀过程中的幻想或梦境进行表现，人物在半清醒的幻想中，频频出现美好、纯洁、光明的意象，并且这种美好诗意的描写与陀式小说一贯阴暗现实的基调不同，这样的对比正是突显出了主角的自杀行为实际上是对于理想世界的向往。由此可见，自杀在文学中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有的时候是以阴暗晦涩的气氛作衬托，有的时候也可以从完全相反的氛围作出对比，而展现出其背后所关注的生命课题。

雷婧于〈探寻绝望背后的精神力量——存在主义视阈下的《人间失格》解读〉一文以存在主义的角度分析自杀情节，她认为“《人间失格》表面上通过主角多次自

杀的经历呈现出阴暗颓废的懦弱气息，但是，实际上作品背后却隐含了对生的向往和表达了对世界的求爱”（雷婧，2016：1）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主角的自杀行为反而是对自身的负责，说明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杀，而不仅限于把它看作是懦弱或是逃避责任等负面意义。

李树根的<向死而生，太宰治文学的审美诉求>一文以美学的角度探讨太宰治小说中人物的自杀行为。他在文中作出了“善即是美”的结论，认为小说中人物的自杀行为是出自于对“善”的追求与对所存在的世界之“恶”的摒弃，（李树根，2018：24）因此可说是呈现了一定的美学意识。但他也强调，“‘知生’才是真正的美学基点，‘死亡’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李树根，2018：25）说明在自杀与死亡的情节背后，肯定生存的价值，才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我们在这里讨论自杀文学的意义。

二、自杀与文学

自杀（Suicide）一词源于拉丁文，牛津英文字典在 1615 年的版本第一次提到了这个单词。在中世纪的欧洲，一般对自杀所使用的字都是：“自我谋杀”（Self-inurder, Self-killer）或“自毁”（Self-destruction），这是由于在当时甚至更早之前，自杀被认为是与谋杀相同的犯罪行为，刑法上甚至规定自杀未遂者将一律被执行死刑，而自杀成功者则在死后也要受到屈辱，如死后被砍掉四肢、尸体被吊起来示众、财产被没收、被墓园拒收而无处埋葬……受尽了各种残忍的对待。（艾瓦里兹，1971/1973：40）

虽说古代欧洲对于自杀一事有着严厉的禁忌，但在文学上却对自杀并无责怪之意。这说明若把自杀放到文学的特殊语境来讨论，便可暂时放下许多是与非的争辩。其实，文学中的自杀十分常见“文学似乎是与自杀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意识形态”（杨陆，1998：242）甚至在许多古代欧洲文学作品中，自杀被表现为值得赞扬的行为。（艾瓦里兹，1971/1973：48）这点尤其体现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自杀。俄狄浦斯王的母亲尤加斯大的自杀是文学上的第一个自杀事件（艾瓦里兹，1971/1973：48）在文本中，这场自杀就被描述为正面的行为，因其展现了摆脱命运的决绝。又如阿吉斯因误以为其儿子忒修斯已被杀死，悲伤过度而跳海自杀，人们随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爱琴海。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莎士比亚文学中就有不少提

起自杀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麦克白》等等，自杀被视为悲剧美学而逐渐被接受。到了十八世纪，浪漫主义兴起，自杀已被视为一种艺术而普遍化，如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就在当时掀起了一阵自杀热潮。

东方文学中也不乏提到自杀的文本，如屈原的《离骚》中有多处隐喻自杀，又如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以及著名的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提到了以殉情为目的的自杀。中国小说中，被誉为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以及《水浒传》中也描述了不少英雄豪杰的自杀。清代的章回小说《红楼梦》描述了多位女性角色的自杀，揭露了女性人物命运的悲哀。到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时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文学中更出现了大量描写自杀的作品，人物自杀的原因也逐渐由单一变得复杂。

那么，也许我们便会有疑问，自杀作为与爱情、战争并列的文学三大母题，它究竟是怎么在文学中实践了被重复提起的意义？首先，**“无论哪一种艺术类型所表现的死亡所必然呈现的某种意义(sign)，属于艺术语言的能指，而语言艺术则当然地包含死亡的能指意义”**（颜翔林，1998：149）说明任何艺术形式中，提及死亡必定有其特殊意义，自杀在文学中被反复提及，绝不是为了被提倡，反而起到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警惕作用，**“文学发出的警告最有力而确切无疑，因为所有的艺术中，文学的表达最为清晰”**（麦克罗伊，1982/1988：34），从而提醒人们关注社会事件，并透过悲剧激活人们的忧患意识。一些文本中，不仅以自杀活动本身提醒人们关注“自杀”这个社会议题，同时，它也作为一种隐喻带出其他的课题与思想。

马华小说中黎紫书的〈杀人者〉中，一向谦卑刻苦，受到不公平对待也只会连连说“对不起”的打杂工人老郝，有一天竟在医院杀人后自杀，引起单位里所有人的震惊，大家都不敢相信一向温顺的老郝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原来，老郝骑摩托车意外撞倒了邻居的老人家，连连道歉后，把老人家送到医院，以自己仅有的全部财产（一千多块钱）为老人家付了医药费，而后，却又得知老人家骨折，需要两万多块的医药费，老郝由于负担不起费用躲了起来，邻居便对其出恶言警告，种种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加上经济的困境，逼得老郝走投无路而决定与老人家一起同归于尽。老郝的自杀行为隐喻了社会底层民众受尽欺压与逼迫后的反弹，小说借此提醒社会群众应多关心社会底层人士，并对身边的人多一份包容，毕竟大家各有苦衷。柏一的〈红疯子〉中，主角因对算命师的话过于迷信而变得堕落、自暴自弃，并一直活在对未来命运的恐惧之中。最后，主角因极度的自我厌恶而自杀身亡。这篇文本中借主角的自杀警惕人们勿因迷信而迷失自我，否则将会自毁前程。

现代主义文学中对自杀的描写可说是充分利用了现代社会赋予的语言和思想自由，“**指认和揭示着‘正常’的语言秩序内的病症和僵化，同时也改写和修订着‘正常’的语言规则，释放社会压抑。**”（叶舒宪主编，1999：101）使人们重新审视自身的固化思想。张永修的〈校长的干儿子〉，便借由校长的自杀，揭示了同性恋者因长期得不到社会认同而严重压抑的心理，从而引发人们对此课题的重新思考。李忆菡〈怨女〉中，主人公骆凤仪到了适婚年龄，由于害怕来自社会异样的眼光，以及为了符合社会上“正常”的标准，即便仍有不甘心，却也接受了德士司机胡叔源的求婚。婚后骆凤仪全心照顾孩子，却忽略了丈夫的感受，间接导致后来丈夫出轨。骆

凤仪在知道丈夫外遇后，由于不甘心加上害怕面对社会舆论而服药割腕自杀。文本借由骆凤仪的自杀引发读者对社会标准的再思考：为什么女性到了适婚年龄一定要结婚呢？又为什么男女离异时女方需承受舆论与嘲笑？这样真的就是“正常”吗？

最后，自杀叙事在文学中可起到一种疗效作用，即“**来源于幻想的转移代替作用。**”（叶舒宪 主编，1999：17）据弗洛伊德所说，自杀是人类潜意识的欲望（弗洛伊德，1933/2004：66），那么自杀在文学中表现将可作为代替经验而使人类潜意识中的自杀欲望得以宣泄，从而削弱自杀的倾向。宋子衡的〈撞击〉所描述的内心压抑由于极其贴近真实而容易使人感到共鸣，当读者认为自己与主角的处境相似时，移情作用便更强烈。小说中看似平凡的主角，心里却因周遭人的期望以及社会规范的约束而感到抑郁，他认为自己支离破碎，因他已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了。文本最后，主角为了摆脱社会、道德等等的束缚而跳崖自杀，他在自杀时高喊“**我已完整！我已完整！**”（宋子衡，1972：118），主人公的自杀展现了巨大的张力，读者在读到最后的呐喊时，仿佛自身也经验了一场宣泄的呐喊。

三、小说人物的自杀动机

此章将以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死亡学的视角分析小说人物的自杀动机，虽说如此，仅把人物的自杀分为三种视角进行探讨仍是片面的。倘若放到现实中，一个人的自杀动机往往是暧昧、多面而复杂的，外人不仅不能完全了解自杀者的生活，有的时候甚至连自杀者自身都不清楚自己真正的动机，然而回到文学上，我们可以在文本中极尽线索去推想一个人可能自杀的原因。

（一）心理学上的动机

1.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

弗洛伊德认为与爱欲（Eros）即生存本能一样，人类潜意识中也有着死亡的本能，自杀行为则很明显是死亡本能的体现。弗洛伊德认为生存与死亡本能并不冲突，生存本能是保护个体以不偏离原有的死亡轨道的方式步向死亡。而人的死亡本能可以说是对变化与失去稳定的一种抗拒。这是由于生存即意味着时刻的成长与改变，其过程必然不会是完全安定的，但死亡则不同，死亡即是一种固定而不变动的

状态。（弗洛伊德，1933/2004：66）故从人的惰性这一点来看，死亡本能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但由于死亡本能深藏在潜意识中，所以一般人很少能够自主地察觉到。弗洛伊德在七十岁的生辰宴上被誉为“潜意识的发现者”时，却主动放弃了这项权利，并将此殊荣归功于文学家。（转引自 叶舒宪，1999：284）诚然，作家们常在创作中表达了人们的潜意识世界。马华文学中，宋子衡的小说就常表现出这样的特质，其〈撞击〉尤其可见死亡本能的体现。

〈撞击〉一文中，主角虽有稳定的工作与幸福的家庭生活，但生活中却处处感到缺失，这种缺失可视为与生存本能共存的人类的死亡本能。海德格尔认为，人只要存在便始终抱有一种对死亡经验（“尚未”）的亏欠感，因死亡包括在生命历程中，并且死亡不可借由他人之死作为代替经验，故人会对自身的存在感到缺失。

（海德格尔，1927/1999：279）主角带着这种缺失感与疑惑麻木地过活，直到朋友的自杀隐约激起了他潜意识中的死亡本能。在一次登山活动中，主角看见泥土跌落山崖粉碎的姿态，这一幕激起其本能中对死亡的憧憬，使他终于在高喊：“**我已完整，我已完整！**”（宋子衡，1972：118）后跳下山崖。

黎紫书〈够了〉以“声音”为象征，描述主人公从经历家庭的疏离感直到患上忧郁症，再经历社会孤立感并且最后服药自杀。主角一直受“声音”困扰，世间所有的“声响”，包括沉默的“声音”都让他感到痛苦不堪。然而，最后导致主角自杀的，并非其他“声音”的困扰，“**却是那一把日日夜夜叫他死吧死了就可以解脱的声音。他认出那是他自己的声音，左耳右耳左脑右脑的一直在乱窜**”（黎紫书，2010：

105) 这把声音可解释为主角潜意识中的死亡本能，是它作为驱动力使主角终于被迫走上自杀一途。

2. 自杀对象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自杀的人真正的对象并不是自己，而是由爱转为恨的别人。（弗洛伊德，1933/2004：68）马华小说中，人物自杀的真正对象通常在其遗书中有所暗示。

黎紫书<天国之门>中，教主日学的女孩与主角恋爱并怀孕，但主角却希望她将腹中的孩子打掉。女孩在多次与主角沟通不果后割腕自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女孩寄给我的遗书就夹在圣经里，没留下什么话，只有约翰福音里的一个经节。”（陈大为、钟怡雯 编，2000：674）从女孩寄遗书给主角这件事可得知，她真正的自杀对象其实是主角。她爱主角，但主角却不接受二人的孩子，于是对主角的爱便转为了恨，主角成为她真正想要报复的对象。

<纸衣新娘>中，将要出嫁的少女谭绣英却突然在家中上吊自杀。故事的最后，透过其未婚夫绍明的视角，才得知原来绣英自杀的真正报复对象是其嗜钱如命的母亲。事发当天，绣英从母亲的抽屉里偷将一包金饰带给绍明看，并表示其中一些金饰是其嫁妆。这是由于嗜金如命的谭家常向绍明要钱，绣英这么做也许是想保留些尊严，但不料却遗失了那包金饰。绣英向母亲坦白，被母亲在电话里狠狠骂了一顿。

在自杀前，绣英写了一份遗书给母亲：“妈妈，原谅女儿不孝，有负养育之恩……”

（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83）极其隐晦地透露了母亲的指责是其自杀的原因。耐人寻味的是，这里的“有负养育之恩”在外人看来是绣英轻生所以才这么说，只有知情者才知道，原来指的是绣英遗失了金饰这一行为。

〈秀梅之死〉中描述了有夫之妇秀梅与表弟的通奸，秀梅自杀时面带笑容，带着腹中的婴儿一起死去，大家都不明白为何她突然自杀，连表弟也不明白（或者因为害怕背负罪名而假装不明白）表弟与秀梅进行性交后：“闭上眼睛的脸上，却展开满足的笑容”（陈政欣，1993：90）对应自杀时表情便可知这个笑容的意味。表弟在与秀梅性交后，劝其当晚与丈夫行房便不用担心怀孕时被怀疑，但秀梅听了：“犹自死一般地躺着”（陈政欣，1993：91）从这种失望当中可以看出秀梅也许是真的喜欢上表弟而感到失望。综合各种线索，秀梅腹中的婴儿很可能就是表弟的孩子，而她真正的自杀对象，其实就是表弟。然而，其实表弟根本不在意，更假装不明白，正体现了秀梅之死的悲剧。

（二）社会学上的动机

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注点不同，并不谈论个人的自杀原因，而是从社会群体的角度做分析。因此，一些较特殊的自杀原因，如精神失常则不列入讨论。社会学

将人的自杀分为利己型（Egoistic Suicide）、利他型（Altruistic Suicide）、失范型（Anomic Suicide）以及宿命型（Fatalistic Suicide）。

1.利己型与利他型的自杀

利己型与利他型都强调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利己型自杀即个人主义者的自杀，社会整合松散时将会造成利己型自杀，这个类型的自杀者一般是与社会关系脱节，或较少承担社会责任者。（迪尔凯姆，1897/2001：222）

宋子衡的<尸泪>主角贡牛是一个集酗酒、赌博与家庭暴力于一身的中年大汉。贡牛脾气暴躁，酗酒后又常对妻子、孩子施暴，导致其在村子里的名声也不好，可说是被其所在的社会团体边缘化的人物。贡牛常在外喝酒，不仅不用负担家用，还要回家里跟妻子要钱。贡牛长期的性暴力间接导致了妻子的死亡，然而贡牛的恶行并没有就此停下，他还趁着邻家办丧事时借乐声的掩护下强暴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贡牛的恶行很快被发现，隔天便被发现他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贡牛与社会关系的脱离又负担较少的社会责任，是典型利己型自杀的例子。

另一个利己型自杀的例子是李忆蓉的小说<怨女>。在文本中，主角由于生了孩子而把全盘心思都放到了孩子身上，不仅辞掉了工作，连看书这唯一的爱好都丢下了，逐渐与社会脱节，一直到与丈夫之间都缺乏交流，在得知丈夫外遇后便吞药割腕自尽。雨川<胶林深处>中主角身为园丘的书记，一直居住在胶林深处的房子里，

从而变得与社会脱节。主角甚至在园丘易主后，对自己所在的工作团体也感到厌烦，最后主角逐渐被孤立感吞噬而自杀。

从收集到的马华文本中看来，极大多数作品中的自杀属于利己型的自杀，这与《自杀论》的研究成果一致，反映了在当今社会中有较多利己型自杀的发生。

利他型自杀通常发生在中国整合过度的时期，即因过度压抑自己，为了配合社会的需求使自己失去了自主性，最后为了社会团体的利益而自杀。（迪尔凯姆，1897/2001：225）

雅波的<崩>中，主角的母亲是一位妓女，从小就被卖到了妓院，并由于工作而意外怀孕，而后生下了主角。在小说中，母亲为了使主角不再需要承受来自周遭人的嘲笑和侮辱，而选择自杀。这种为了不使自己所在的团体受到耻辱而选择自我牺牲奉献的精神，正是利他型自杀的体现。有学者认为：“**自杀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张扬的高贵德行。如果没有什么比生命重要，从而让人们愿意为之去死的德性，这个社会怎么可能真正美好？**”（吴飞，2014：21）可见自杀体现的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还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所重视的某种特质。

2.失范型自杀与宿命型的自杀

失范型与宿命型自杀强调了社会规范过宽和过严的情况。失范型自杀即由于社会混乱，人们的欲望失去了道德的规范而过度膨胀，此后更由于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感到失意而自杀。（迪尔凯姆，1897/2001：292）

方北方的<星槎火车上>与<北海渡轮上>二篇小说是失范型自杀的例子。二篇小说都以世界第二大战为背景，讲述混乱而失去秩序的社会下发生的自杀事件。<星槎火车上>中多情的许本人由于战争被迫回国，而与心爱的日本女子分离，当时战后社会秩序散漫，许本人对爱情的渴望不断膨胀，奈何感情路总不顺，欲望得不到满足，以至于其数次为情自杀，最后更死在了夏威夷的厕所里。许本人几度为了不同的女子自杀，夏威夷这个阳光热情的国度极其符合他热情浪漫又多情的个性，但在夏威夷的厕所里自杀，则显得有几分滑稽，作者借由这样的安排凸显人物个性之余，又进行了反讽，暗示许本人的爱情虽轰轰烈烈，但却是廉价的。

<北海渡轮上>讲述了因父亲与日军交好，而一直被保护、家境优渥的陈淑芳，在日本投降、父亲身亡后，肩负起家庭经济的重担。在战争后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淑芳仍对生活 and 人性抱有美好幻想，但后来生活的拮据逼得淑芳只能去当舞女出卖身体：“可是无论她用尽九牛二虎的气力，现实还是不能给她看见一丝一抹的影子。”

（方北方，2009：218）可见淑芳的愿望与实现的能力并不相符，而这种幻想由于无法实现，更日益膨胀，后来，她向已故丈夫的好友陈世杰索取多年前接济过他的

五百块，多次无果而最后更被彻底拒绝，这时，淑芳已经完全对社会、生活感到死心，并在登上渡轮后跳海自杀。

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的规范造成人的欲望过度压抑而导致的自杀。（迪尔凯姆，1897/2001：298）

张永修<校长的干儿子>中，校长的人物形象为年轻、有魅力而受人尊敬。校长收过两个学生作干儿子，并与收作干儿子的学生有着暧昧的关系。一次，在与干儿子到瀑布游玩时，干儿子却失足跌倒身亡，两年后，校长自杀身亡。这篇文本中，校长的自杀理由虽也有内疚的成分，但其中与学生的暧昧关系如赤裸着胸膛睡在一起等等，说明了校长不仅有同性恋倾向，也许更有着变童的倾向。无论是以上所说的哪一种假设，都是被社会道德规范所禁止的。虽说在一些国家同性恋爱已被合法化，但在马来西亚，同性恋者仍受到不少争议，并且，将未成年的儿童作为目标，自然是会受到社会苛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校长也由于无法满足社会的规范而感到失意，最后以汽水配药服下而身亡。

（三）死亡学上的动机：死亡尊严

随着时代文明的进步，人们的追求不仅停留在对生存品质的要求上，更延伸出对死亡品质的追求。（傅伟勋，1994：34）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何愈高文明的社会反而会有愈高的自杀率。在死亡学上，死的尊严经常被用于对“安乐死”的讨论。

人在被绝症折磨得不成人形，或过于年老而连日常生理卫生都需要人照料时，对结束自我的生命作出自主的选择已维护尊严，便是死的尊严。（傅伟勋，1994：35）

在宋子衡的<突破>一文中，主角的自杀行为便表现了对死亡尊严的追求。文本中主角被诊断出患上甲状腺癌而自知时日无多，在等待更详细确诊的这段时间，他目睹了同病房的一位青年与病魔抗争的情况，更目睹青年为了制止身体上的疼痛而用刀子刮伤自己，造成血腥事件。主角几乎每日听着青年痛苦的尖叫，加剧了主角的不安，使其对病症更感恐惧，也引发其对死亡尊严的思考，他不愿看见自己变得像青年一样，从而生起了自杀的念头。故事的最后，主角为了维护死亡的尊严，选择在疾病严重化之前跳楼自杀。

四、马华小说如何表现自杀

上一章在谈及小说人物的自杀动机时采用了跨学科的角度进行探讨，本章则将专注讨论自杀在马华小说中以怎样的文学艺术手法呈现。本章将分为三个小节进行探讨，即白描手法叙事、象征手法叙事以及人物的心理描写。

（一）白描手法叙事

马华小说中有不少关于自杀的描写都以白描的手法呈现，一般体现在对小说人物的自杀手段与死后遗体情况的描写上。

黎紫书<天国之门>中，对自杀的描写：“教主日学的女孩紧抿着紫黑双唇，垂钓在床边的手腕凝结了好大的一块血疤，暧昧的赭红，泥土的色调”（陈大为、钟怡雯 编，2000：673）割腕自杀是很典型的自杀方法，文本中人物采用这样的方式自杀，即便不提“自杀”二字，读者也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此后：“忙碌的警员将载着尸体的担架抬走。黑色的塑胶布掀开了一角，露出那女孩苍白细小的脚丫”（陈大为、钟怡雯 编，2000：674）更是进一步确认了女孩因自杀而身亡。

方娥真的<纸衣新娘>中，第一个发现姐姐绣英自杀的人是弟弟昌仔：“昌仔从屋外一扇窗的窗缝往内瞧，却见姐姐被一条白色布条吊在阁楼的铁架上。”（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81）由此带出了绣英的自杀方式为上吊自杀。“姐姐绣英穿着新娘礼服，纯白的新娘礼服垂头丧气吊在屋子半空，阴暗中显得特别纤尘不染。”（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174）小说中有多处的白描，如对自杀现场的描写：“屋里依旧死里死气，没有半点回应。”（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81）又如：“穿着新娘礼服的谭绣英，她的颈被一条白色布条紧紧捆着。新娘在屋子半空中垂着头……”（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82）以及“新娘耸着肩、弓着背，双手僵直的垂下来”（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82）等，以近距离的细节描写呈现了自杀者遗体的状况。

张永修<校长的干儿子>中以白描手法叙述主角发现校长自杀时的情形：“地面是干的，校长还没起身。游任在宿舍房门上敲了两下，没有动静。”（许通元 主编，2019：93）从这里的描述中已可察觉到事件的不寻常，主角见门仅仅是虚掩着，便推门而入，发现：“桌上还有昨晚喝剩的半瓶紫色 Fanta 汽水、一个玻璃杯子、一个盖子没拴好的褐色玻璃药罐子。”（许通元 主编，2019：93）简单的描写，已透露了校长的自杀手段。小说以主角的角度带出校长自杀后遗体的情况：“校长还躺在床上，赤裸上身，围着纱笼”（许通元 主编，2019：93）仿佛仅仅是睡着了，主角此时仍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想叫醒校长，趋前一看：“校长口吐白沫，额头是冷的，鼻子已经没有呼吸！”（许通元 主编，2019：94）此时，主角才惊觉原来校长已经自杀身亡了。

（二）象征手法叙事

在马华小说中，人物自杀时带在身上的物品，或在自杀前托付于某人的物品，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这些物品往往与人物的自杀动机切切相关。另外，小说中人物所选择的自杀地点也有其象征性，在某些程度上反映了角色自杀的动机。

黎紫书的〈天国之门〉中，身为传道人的主角在年轻时与教主日学的女孩交往，后来，教主日学的女孩怀了身孕，她想把孩子生下来，但主角却由于童年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并不想要有孩子。教主日学的女孩曾因此与主角争吵，并多次以婉转的方式进行暗示：“‘爱我吗？’教主日学的女孩总是突如其来的问。”（陈大为、钟怡雯 编，2000：674），甚至在自杀前，与主角最后的约会中，教主日学的女孩都还在努力说服主角：“她抓紧我的手，把那发抖的手掌按在她的腹部上。‘那是我们的孩子啊，如果你爱我……’”（陈大为、钟怡雯 编，2000：674）但却被主角再度拒绝。文本通过主角的角度叙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子赐给他们……’女孩寄给我的遗书就夹在圣经里，没留下什么话，只有约翰福音里的一个经节。”（陈大为、钟怡雯 编，2000：674）前面的章节曾讨论过，教主日学的女孩真正的自杀对象其实是反对她生下孩子的主角，主角的身份是传道人，传道人必定需要经常翻阅圣经传授教义，从这里即可察觉，圣经象征了女孩对主角由爱转变为恨的感情。遗书的内容当然也能说明女孩自杀的原因，但仅考虑遗言的意思，则女孩的做法也使人困惑，因为当她自杀时，便也同时杀了腹中上帝赋予她的孩子。

麦秀<死的设计>中主角由于考试落榜而产生自杀的念头。文本中主角预谋在登船出海后跳海自杀，为了确保自杀成功，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沉重的旅行袋：“这是以前念书时当书包用的，没想到，它除了盛书，还有其他的用处。”（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174）打算借此旅行袋的重量增快自己坠入海底的速度，以防止在自己跳海时，随行的渔人轻易就把他救上来。旅行袋对主角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打从初中开始，他就背着这个袋子上学，背着这个袋子考取了初级文凭，又背着这个袋子去闯中学的最后一关……”（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174）。旅行袋象征了主角所背负的学习压力与期望，主角原打算带着这个袋子跳海以确保成功，但后来却由于被一同出海的渔夫感化，加上跃出海面的鱼掉到船里，使主角想起从前溺水的同学顽强的求生意志。终于，主角被生命感动而放弃自杀，并将旅行袋抛入海中，隐喻其已抛开了近乎压垮自己的学习压力，也抛开了文凭崇拜的观念。

云里风的<处处陷阱>叙述了狡猾贪婪，为了金钱蒙昧良心、不择手段的阿珍姐欺骗淳朴的良家妇女阿桂嫂为了还清家里的负债而出卖肉体，使阿桂嫂更因此次的事件而染上了严重的性病。阿桂嫂自杀前充满了愧疚，小说中的描述可知其自杀动机：“……但一想到自己所患的性病，以及所负的那笔不敢让丈夫知道的债务，便认为这个世界已不允许她有所留恋。”（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388）阿桂嫂随后在家中的浴室上吊自杀。选择家中的浴室作为自杀地点似乎很平常，然而综合自杀动机则可发现浴室极具象征意义。阿桂嫂自觉染上性病的自己是肮脏的，是被家庭和社会嫌弃的，而浴室是被用以洗净身体的地方，文本中安排阿桂嫂在浴室自杀，象征其想要“洗净自身的污秽”。

（三）人物的心理描写

马华小说中有不少的作品以深入人物内心感受的方式表现自杀的意念、动机，甚至人物的自杀过程。文本通过心理概述以及内心独白这两种表现手法，凸显了主人公在自杀前的犹豫，窥探其意识在生与死之间的拉扯与挣扎。

宋子衡的<突破>讲述了主人公因被诊断出身患绝症而跳楼自杀。文本叙述了主人公在看诊到等待进一步确认病症时的心理概述与内心独白。在得知自己很可能身患绝症后，主角已对人生感到灰心，他登上医院梯级时的内心独白便隐晦地暗示了他已有自杀的念头：“每踏上一级时他就想到是更接近死亡，那不是死亡向他压下来，而是他自己迎上去，像一层层地往前突破。”（宋子衡，1972：56）这句心理概述同时也暗示了文本的标题“突破”，指的是突破生死的界限与人内心对死的恐惧。主人公目睹同病房的青年因病痛而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他想：“在这种情形下，死的价值已比生来得高贵，在求生不得时只好干脆地走向死了，一个生命的存在意识就是这样的。”（宋子衡，1972：61）此时，主人公的内心除了在对青年的处境作出评价，同时也在努力地说服自己突破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对自杀的接受过程。

在此之后，主人公对自杀一事渐渐有了决定，他盯着围栏想：“一面是生，一面是死，只要那么轻轻一跨，界限就会明朗起来”（宋子衡，1972：70）主人公在有了此念头后，脑海中便不可抑制地想象着自己自杀时的画面：“他看到自己以一种非常优美的姿态飞跃过去，在那空间漂浮着，然后缓慢地落下地面……”（宋子衡，

1972: 70) 想象遗体的情况: “他看到自己的后脑裂开, 脑浆四溢, 折断的腕骨刺穿胸膛, 那么安然地躺着……” (宋子衡, 1972: 70) 文本通过对主人公心理概述的描写, 不仅得以窥探人物的想法, 还借此预示其死亡时的情况: “他只像是多余的一个, 那样静静地沐浴在血堆中, 敏锐的蝇们开始围集在他的身体各部, 像在吟唱着一首生命的悲歌。” (宋子衡, 1972: 70) 由此可见, 主人公在脑海中对自杀已有了一个演示过程, 尽管如此, 他还是犹豫的: “他的手在移动着, 在抖索着, 在生与死的边沿上摸索着, 踟蹰着, 总像拴不住一丝最实在的。” (宋子衡, 1972: 70) 从这段心理分析便可见主人公对生命仍有留恋。主人公越是想要生存下来, 却越是感觉到尊严的重要性, 使其为了维护死亡尊严而决定自杀。文本最后, 主人公纵身翻跃下楼时内心的独白: “越过去, 越过去, 一个生命存亡的明朗趋势, 那是永远永远脱离这痛苦残缺的世界而去, 不在隶属于任何一部分的, 除了那永恒” (宋子衡, 1972: 71) 仿佛是战胜了死亡的喝彩。

〈撞击〉的主角一直以来活在旁人的期待里, 内心对此常有抵触: “人们对我的要求已太多太多了, 我已似乎崩溃, 将会有一天, 我会以死去使那已肢离骨碎的‘我’重新完整。” (宋子衡, 1972: 115) 这里的内心独白透露了主角的自杀倾向与自杀动机。其实, 主角曾一度自杀未遂,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 大家只热衷议论, 却没有人关心他为何要这么做。 “谁会知道他自杀的原因呢? 在他那内在的一切活动谁能看见, 只有他自己, 他看见这一切……” (宋子衡: 1972: 113) 也无怪乎他想: “人与人之间已是隔得太远了” (宋子衡, 1972: 107)。主角所在社会中, 所有人都抢着要发表意见, 却没有人愿意静静聆听, 他在道德说教下便又感束缚而升起自

杀的念头，但却仍有犹豫：“可是，对于死这回事，他才知道了是不容易去触摸的，因为死是一种绝对的，肯定的……”（宋子衡，1972：111）即便主角曾经历过一次自杀未遂，其再次决定要自杀时，内心也仍有所挣扎，侧面说明了自杀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当主角发现自己连自己的死亡都不能自由决定，相反还要受到责备时，更感自身的渺小，甚至体会到了人存在的可悲：“当他发现自己的存在可悲后，他就开始漠视一切了，他想摧毁所有的束缚，为了这他将不惜任何牺牲，甚至以生命去完成这意志……”（宋子衡，1972：114）这段心理概述也表明主角已下定决心要以自杀摆脱社会种种规范的约束。文本的最后，主角毅然地跳下山崖，高喊出内心的欢呼：“我已完整！我已完整！”（宋子衡，1972：118）

柏一的<红疯子>中，主角张尤仁以“红疯子”的笔名写信给“我们了解你”服务信箱的编辑璇瑶小姐，倾诉自身的悲惨经历，信件中红疯子的内心独白可见其常有自杀的念头：“我对人心的险恶深觉畏惧，对漫长的人生路途，实在没有走下去的兴趣了！”（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56）红疯子在童年时父母就染上性病，而人生一直遭遇瓶颈，更对人性感到灰心。后来红疯子交了一个女朋友，经历了人生中难得的幸福时光，但后来女友后因发生车祸而身亡。红疯子把女朋友的死怪罪的自己身上，变得愈自我唾弃：“我更变得怨天尤人，时常酗酒，非常憎恨自己这条贱命！”（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57）认为自己没有存在的价值。红疯子后来更因迷信算命师所言而堕落，渐渐地，他背负的罪愈加深重，对自我的厌恶也愈加严重。小说以红疯子自杀前的录音做结尾“我希望，当我一步一步……走向海的中央

的时候，天地都会欣然一笑，而答允重新赐予我一缕洁净的性灵……”（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69）从这段内心独白可以见得，自杀对于红疯子而言，是一场救赎。

第五章 结语

自杀一直是社会中备受争议的课题，时至今日，即使是在文学中，要完全以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待自杀仍然是困难的。在马华小说中，对自杀的提及并不专注在评论其对错，而是希望通过对自杀的书写，呈现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课题与面貌，以警醒的方式提醒人们对社会课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从而提高人们的包容能力与同理心。

马华小说中，人物自杀的动机有许多都是现实中非常常见的例子，可总结成三种角度的动机，即心理学而言的动机、社会学而言的动机以及死亡学而言的动机。当然，这三种分析的角度并不能全面概括人物所有的自杀动机，这是由于人的自杀背后往往有着更复杂而难以被表述的理由，而马华小说中人物的自杀动机也表现了这种真实的复杂性。

白描手法、象征手法以及表现人物心理描写的手法是马华小说进行自杀书写时较常使用的艺术表现手法。白描通过细致而直接的描写，表现如同还原自杀现场般的真实感。象征手法的运用表现了人物自杀的隐藏动机，也表现了人物的思想与感情。最后，马华小说更以描写人物心理的方式，揭露自杀者内心的决意、委屈、麻木、恐惧与挣扎等种种情绪，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到人物自杀前的心理变化与其自杀的动机。

总结而言，马华小说中不乏围绕着自杀课题的文本，不少文本更是有意识地强调了自杀主题，同时在书写的技巧上也有所变化，这是可喜的倾向，也显示了马华作家并非一群只躲在书斋而虚构天下事的说书人，而是介入现实生活与关注社会的写作者。自杀书写在马华小说仍有许多可以被讨论的空间，盼望未来继续有更多相关课题研究的著作。

参考文献

一、 书目

1. 陈大为、钟怡雯 编（2000），《赤道形声：马华文学读本 I》，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2. 陈政欣（1993），《山的阴影》，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3. 【德】海德格尔（1999），《存在与时间》（陈嘉映、陈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Heidegger,M.,1927）
4. 方北方（2009），《方北方全集 1》小说卷 1，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5. 方北方（2009），《方北方全集 7》中篇小说卷 1，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6. 【法】阿尔贝·加缪（1999），《加缪文集》（郭宏安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Albert Camus,1942）
7. 【法】迪尔凯姆（2001），《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Durkheim,E.,1897）
8. 傅伟勋（1994），《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9. 李忆著（1990），《痴男怨女》，吉隆坡：学人出版社。
10. 黎紫书（2010），《简写》，吉隆坡：有人出版社。
11. 【美】戴维斯·麦克罗伊（1988），《存在主义与文学》（沈华进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Mcelroy,D.,1982）

12. 【美】鲁恩·本尼迪克特（2016），《菊与刀》（吕万和译），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Benedict,R.,1946）
13. 【奥】弗洛伊德（2004），《弗洛伊德文集 5：精神分析新论》（汪凤炎、郭本禹译），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Freud,S.,1933）
14. 宋子衡（1972），《宋子衡短篇》，吉打：棕榈出版社。
15. 王先霈，胡亚敏（2005），《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6. 吴飞（2014），《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三联书店。
17. 许通元 主编（2019），《号角响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雪兰莪：有人出版社。
18. 许友彬 编（2015），《细雨纷纷——马来西亚潮籍作家小说选 1957-2014》，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
19. 颜翔林（1998），《死亡美学》，上海：学林出版社。
20. 杨陆（1998），《中西死亡美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叶舒宪（1999），《文学与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2. 【英】艾瓦里兹（1973），《自杀的研究》（赖永松译），台北：晨钟出版社。（Alvarez,A.,1971）
23. 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马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一）》，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24. 云里风、戴小华 编（2001），《马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二）》，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25. 朱寿桐（2006），《文学与人生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 学位论文

1. 景银辉（2010），〈“文革”后中国小说中的创伤性儿童书写〉，《上海大学》，2010 年博士论文，页 151-156。
2. 雷婧（2016），〈探寻绝望背后的精神力量——存在主义视阈下的《人间失格》〉，《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6 年硕士论文，页 1-22。
3. 李树根（2018），〈“向死而生”：太宰治文学的审美诉求〉，《陕西师范大学》，2018 年硕士论文，页 24-25。
4. 邹明球（2016），〈黎紫书小说中的马华少女形象研究〉，《暨南大学》，2016 年硕士论文，页 16-35。

三、 期刊论文

1. 陈文杰（2009），〈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自杀现象的美学阐释〉，《温州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页 22-26。

四、 网络讯息

1. 世界卫生组织(2018)，《自杀》，2019 年 4 月 16 日阅自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suicide>
2. 维基百科（2017），《蓝鲸（游戏）》，2019 年 11 月 5 日阅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D%E9%B2%B8_\(%E6%B8%B8%E6%88%8F\)](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D%E9%B2%B8_(%E6%B8%B8%E6%88%8F))